



刘建春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情断美国





15

美国

情断

刘建春 著

A M E R I C A

60120848



石化 S1208488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专用章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余其敏

封面设计：杨 群 李 栋

情断美国

刘建春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成新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998年9月第

ISBN 7-220

11.75 插页4 字数280千

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9.80 元

题 记

我的心完全和海一样，
有潮汐也有小雨，
并且在它的深处，
蕴藏着许多珍珠。

——海涅《还乡曲》



他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绿卡，
告别对他痴心相恋的台湾女友，
飞赴家园……

目 录

楔 子.....	(1)
----------	-----

第一章	(3)
-----------	-----

三年的恋情，促使陈毅明和袁欣双双共赴美国发展。陈毅明一腔痴情，全身心爱着自己的恋人，那是他事业上的助手，生活中的伴侣。而袁欣则另有小算盘，九天后竟不辞而别，跑到陈毅明昔日友人处。袁欣的感情背叛，严重挫伤了陈毅明的心。他的心在滴血……

第二章	(37)
-----------	------

踏遍了布鲁克林的每一家餐馆、发廊，陈毅明痴情地寻找着袁欣，虔诚地呼唤着她的归来。当陈毅明知悉袁欣在波士顿时，又三下波士顿，期冀能找到她……寻寻觅觅复寻觅，一颗游走的心已不复再回归。

第三章	(58)
-----------	------

生存的压力，再次使陈毅明沉入了生活的底层。
在那最困难、最艰苦的打工岁月里，他仍然眷恋着袁欣。他说：“如果她有困难，我会义不容辞去帮助她。”

第四章..... (105)

陈毅明打装修工从楼梯上摔下来，在卧榻上躺了三天三夜。

一台湾小姐闯入了他的生活，痴情地爱上了他。
生活在他最阴暗的时候，又掀开了明丽的一页
.....

第五章..... (128)

袁欣狠心地卡住了陈毅明的延期签证通知。
陈毅明悲愤交加，决定申办杰出人才绿卡。
他和殷玫的恋情在发展。月光下，他吻了她.....

第六章..... (152)

陈毅明当上了二房东，管起了房子。
殷玫说：“我要的是一辈子，不是一时。你会爱我一辈子吗？”
陈毅明说：“我爱你，真的。”可他却没有勇气说出爱她一辈子。

第七章..... (184)

陈毅明当上二房东后，深感苦恼，一连串问题搅得他晕头转向。
他给父亲去电话，父亲说任华凤打了两次电话到家里，叫家里人劝他回去。
陈毅明在进与退之间徘徊复徘徊.....

第八章..... (219)

殷玫说：“我去买一栋房子，你在家写书兼管房子。”

她把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向陈毅明开放。

陈毅明面对殷玫的真情，感动地说：“我爱你……”

可他的心仍然系念着他的故乡，那使他梦绕魂牵的黄土地……

第九章..... (282)

陈毅明辞工后，开始筹备《华人世界》杂志。

参加“亚洲文学研讨会”，幸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

事业在经历了一场酷寒严冬后，开始迎来了明媚的春日。

第十章..... (330)

女儿的来信，终于导致陈毅明最终回国。

面对刚批下来的绿卡资格通知，陈毅明说：“我的根在中国！”

殷玫伤心欲绝，但仍理智地祝愿陈毅明幸福……

尾 声..... (359)

陈毅明终于踏上了归程路，结束了纽约之旅。

机场上，殷玫托袁正海转来了一封信，信上说：我祝福你，亦祝福病床上的她早日康复！

飞机起飞，《还乡曲》的诗句浮上心头……

楔子

仲夏七月，纽约法拉盛。

夕阳暖暖地投射到陈毅明身上。他感到一阵煊热，解开衬衫纽扣，一任略带燥热的风吹拂，心情颇为畅快地向邮局走去。

联想到近日来的情景颇令陈毅明兴奋：新创刊的《华人世界》杂志已占领了唐人街，发行数量急速上升，用户反馈良好，且广告金额大幅度提高，已步入正常良性循环轨道；申报大半年的绿卡资格申请已得到批复，令人兴奋异常；与恋人殷玫感情如胶似膝，甜甜蜜蜜，已到了难舍难分的境地了……

陈毅明轻轻推开邮局大门，径直走向 527688 信箱。这信箱是他和大学同学袁正海合租的，每半年交 22 美元，两人分摊，屈指已快两年了。

一封来自中国大陆四川的信函倏然跳进陈毅明的眼帘，那是女儿的来信。他来不及关上信箱，就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看起来：

亲爱的爸爸：

您好！

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妈妈病重住院了。病因不明，医生说可能要开刀。我吓坏了，只知道哭。

昨天婆婆到医院，说她可以到医院伺候妈妈并代表家属签字，可妈妈执意不肯。我知道妈妈的心思，她是盼您能在此时回到四川，哪怕在形式上去看看妈妈也好。

爸爸，您能回来吗？

爱您的女儿玲玲

陈毅明的心一下子紧缩了，像被什么堵住似的，憋得难受。刚才的惬意和兴奋一下子被冲得干干净净。他连忙锁上信箱，几乎是冲出邮局，向凯辛娜公园旁他的住家走去。

天边乌云积聚，狂风大作，稍顷，一场夏日暴雨倾盆而下。在暴雨中陈毅明急步行走，一任雨水冲刷他的头、脸和身上。那来美快两年的坎坷曲折，悲欢离合，又像这风声雨声一样，在他眼前一幕幕展开……

第一章

三年的恋情，促使陈毅明和袁欣双双共赴美国发展。

陈毅明一腔痴情，全身心爱着自己的恋人，那是他事业上的助手，生活中的伴侣。而袁欣则另有小算盘，九天后竟不辞而别，跑到陈毅明昔日友人处。

袁欣的感情背叛，严重挫伤了陈毅明的心。他的心在滴血……

那一年的一个冬日，是元旦前的一天晚上，全家为陈毅明饯行。“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一再叮嘱：“你出去后，一定要与袁欣相依为命，共渡难关。要多体贴她，多照顾她，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如实在艰难，可随时回来”。

爸爸也面色凝重地说：“一人在外，要注意身体，要尽快适应美国生活，投入新的事业”。

各兄弟姐妹纷纷举杯郑重其事地说：

“祝你一路顺风！……”

“祝你在事业上取得新的成功！……”

陈毅明用手举了举，示意大家肃静下来。

他用手轻轻敲击着桌沿，吟诵起孟郊的《游子吟》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亲多皱的眼角溢出两滴眼泪。

各兄弟姐妹亦表情肃然，小妹似乎还有几分凄然。

陈毅明，则回忆起了他刚满十八岁那年，第一次背着铺盖千里迢迢随筑路大军翻山越岭，到离家乡几千里之外的大山去修路架桥，用两年时间完成了那用“血汗铸成的公路”。是母亲用了两天时间，为他做了一条厚厚的棉裤放进他的背包，并一直送他进了大山……

他也回忆起大学毕业后不幸染上一次重病，右大腿根部脓肿，痛得不能下地行走，是母亲走遍城里的大街小巷，寻访名医，抓来了数以百计的药方，给他擦洗、敷治，直到他重新下地行走……

他眼前仿佛出现了 140 年前一船船脸色蜡黄、衣衫褴褛的“猪仔纸”契约的华人，在旧中国最黑暗的岁月里远涉重洋，踏上加州旧金山下苦力的憔悴身影……

出现了 120 年前由中国现代化拓荒者容闳带来的首批小留学生飘洋过海，兴学报国的壮举……

出现了《北京人在纽约》王启明破产，神情沮丧地踟蹰街头的镜头……

还仿佛听到了纽约唐人街华人小贩高声叫卖炸鸡腿的吆喝声……

这时，女儿玲玲悄悄走过来，把一双小嘴贴着陈毅明的耳朵：“爸爸，妈妈想送你，行吗？”

陈毅明愣了一下。三年前，他已与孩子她妈任华凤协议离婚。虽然那是很悲伤、很痛苦的一幕，但毕竟已过去了三年。三年来，他除了当时对恋人袁欣感情略有徘徊外，近年来可谓是一腔痴情，几乎是全身心地爱上了袁欣。无论是感情上和事业上，他都离不开她。

他委婉地对女儿说：“谢谢你妈妈的好意，婆婆爷爷、还有你么爸都会去送。”

女儿不高兴地嘟起了小嘴。

临别时高潮起伏的宴席，像戏剧里的转场时的过渡情节一样，陈毅明将远涉重洋去扮演生活中新的角色。想到这些，他的心里便沉重起来。

次日，在通往上海的火车上，陈毅明和袁欣共有的四个大皮箱，塞了满满一个软卧车厢。在列车启动的刹那，袁欣捂着脸，面对送她的年老父母、哥哥、姐姐、妹妹，嚤嚤地哭了。

那是一种惜别的泪水，是对亲人不忍割舍的挚诚泪水。目睹着袁欣剧烈抽动的双肩，陈毅明的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了。

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近年来借浦东改革春风，越发出落得亭亭玉立，光彩照人。你只要瞥上一眼，就会被她那亮丽的神韵所迷住。

他们计划在上海滞留两天，顺便买点东西，然后乘韩国国际航班飞往纽约。他们在上海百货商场买了一些必需品后，便溜达着来到了上海外滩。

“来，在这里照张像。”在外滩喷水池一景，那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映照着袁欣，她笑得好妩媚。

照像过后，陈毅明放下挎包，说：“我们照张合影吧”。

袁欣推辞道：“算了，留着到纽约照吧。”

陈毅明说：“这景挺美的，到纽约不一定有这么好看的景。”

袁欣说：“不，快回去吧，我都有点冷了。”

陈毅明急忙脱下大衣：“你披上，聊可御寒呢”。

“留着你自己用吧，到时你又要感冒了。”说着，袁欣就急急地往前走。

陈毅明紧赶几步，用右手挽住她的一只手臂，她想把手挣出来，陈毅明用劲挟住。她看无力抽出，只好又加快了步伐。

他们无心浏览外滩夜景，要了一辆的士，不到十分钟，便回到了招待所。

招待所里，冷冷清清。偌大的三层楼客房除了留下一个厨师和服务员外，就只有他们两人住。一楼客厅的电视机正在重播元旦联欢晚会节目，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歌声清柔，甜美，像一股股清风，在客厅里轻轻缭绕。

他们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一会，袁欣问客房服务员：“你们这里有长途电话吗？”

服务小姐说：“我们只有市内的，要打长途，到外面的街亭去，那里有一个通宵长途电话点。”

“我去街亭打个电话”。袁欣放下皮包，走出了房间。

陈毅明坐在那里边看电视边和服务小姐聊天：“新年佳节，你都不回去，也怪寂寞的。一个人吧？”

“不，那位厨师是我丈夫。我们两人照看这栋大楼”

“哦，这也好。反正总有人值班吧！”

“我有个表哥在美国，去了两三年了，说蛮会挣钱。我真羡慕你们。我也想去，可不知怎么个去法？”服务小姐殷勤地给陈毅明送了一个广柑。

“我也是人家帮忙办的，也不知到美国后情况怎么样，去了才知道。”

陈毅明见袁欣还没回来，她去了快40分钟了，电话哪打这么长时间。给父母亲告个平安，也就几句话吧。

陈毅明把小姐送的广柑放进挎包，按捺不住地走出客房。节日街上门可罗雀，几无行人。他穿过马路，绕过一个街口，便远远看见袁欣还在电话亭里。他走过去，她也刚好把电话放下。

“怎么打这么长时间，是给家里打吗？”陈毅明问。

袁欣嗫嚅着：“都打了，也给哈尔滨的朋友打了。”

“赶快回去吧，外面这么冷。”陈毅明不再多问，揽着她回到了招待所。

陈毅明拥着袁欣进入到三楼的客房。房间里只有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写字台。漱洗完后，陈毅明把窗帘拉上，默默站在写字台前，并未立即坐下，望着袁欣欲睡未睡的样子，试探地问：“关灯么？……”袁欣对他摇摇头。

“我老觉得你心事重重的，你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其实我也明白，你的感情早已没在我身上。既然大家在一起总要好好过吗，干嘛总跟自己过不去。我也不是非要你事事顺从我，两个人在一起，总得多多少少有点柔情吧！”陈毅明说起鼻子一酸，声音也颤抖了。

“没办法，感情这东西说不清也道不明，从滨市回来后，我自己也感觉自己变了。从哈尔滨回来后，就更坚定了我的信念。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坦率地讲，我对你的感情是不在乎，你完全可以重新寻找你的恋人，也可以和前妻复婚。我自己的事情，你最好不要过问。”

陈毅明说：“我以前一直对你很放心，自从你从哈尔滨回来

后，我就对你不放心了。”

袁欣说：“随你的便。”她走过去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水，退到电灯开关处。“睡觉吧，明天还要乘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呢。”

灯灭了。陈毅明脱掉衣服，钻进冰冷的被窝，心也似这冰冷的铺盖，一整夜都没有暖和过来。

13个小时的国际航班，终于把他们从上海送到了纽约。晚上七点多钟，飞机在纽约上空盘旋，机翼下那一片片璀璨闪亮的灯光极其辉煌与灿烂，宛如银河落入了人间。袁欣兴奋地大呼：“好壮观！好漂亮！好美的城市啊！”

纽约，这个有700多万人口的美国第一大城市，半数以上的人口系外国出生。1776年长岛战役，华盛顿被英军击败后，纽约市曾经成为美国的第一首都。1897年以前的纽约市只是曼哈顿一个岛，后来，相继有几个区并入纽约市，才成了今天包括曼哈顿、布郎士、布鲁克林、皇后和史泰登岛五区的大纽约市。

两百多年来，纽约一直是寻梦者最向往的城市，这里有象征美国自由精神的“自由女神像”，傲然而立的“世界贸易中心”、“帝国大厦”，举世无双的“中央公园”，名店林立的“第五大道”，艺术气息浓郁的“格林威治村”、“苏荷区”，以及乐声飘扬、属世界顶尖级的音乐圣殿“林肯中心”和“卡内基音乐厅”……

这是一个“圣人也疯狂”的城市。尽管如此，一代又一代才子才女依然前赴后继，来此奋斗一生，直到成功，或是幻灭。

今天，当陈毅明和袁欣的双脚踏在美利坚国土上时，心中油然而升起了一种兴奋、紧张，多少还有点茫然的感觉。这毕竟是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呵！

陈毅明扭头看袁欣，发现她竟是那么精神焕发，充满了活力，在飞机幽幽的灯光照明下显得更年轻、更漂亮。在出海关时，他与袁欣遇到了一点麻烦，差点被送回去。原因是他和袁欣都是持 L-1 签证来美工作，时间暂定一年，但签下来快一年了，他们才姗姗到来。袁欣在检查签证时，未予通过，被送到了另一间小屋去盘问。陈毅明当时心里直打鼓，浑身紧张极了。轮到他时，他听不懂那位金发碧眼的女检查官问什么，只好说：“I don't know English（我不懂英语）。”

女检查官直摇头，又哇哇叫了几声，一位年轻的华裔检查官走过来。检查官问：“你的签证马上要到期了。你有两年的时间，是不是要继续申请？”

陈毅明连忙解释：“是的。来晚了的原因是国内业务太忙，抽不出身。”

检查官说：“这不是理由，关键是你只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时间一到，你是否续签。如不续签，意味着你要非法移民，海关是不会放你过去的。”

“我会再申请的。”陈毅明一再肯定地回答。

检查官把陈毅明的话翻译给那位女检查官听。“OK。”那位女检查官爽快地在陈毅明护照上盖上了准予入境的大印。陈毅明刚出海关，袁欣也顺利地通过了。

他俩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两个多小时的折腾，搞得陈毅明一身紧张。还好，化险为夷，总算进来了。早已候在大厅里接机的纽约朋友李进，一见面就说：“幸运，幸运，我还担心你们进不来呢！”

李进是陈毅明八年前在本市一次采访活动中认识的朋友，他当时在市工业局办公室任秘书。尔后，李进考上留学研究生，在